



机关师

白拂宸烟词 著

唐末五代，诸国争霸时，假师一脉又
度卷土重以高超的机关人混入战乱中，
妄图操纵天下局势
而唯一能同假师抗衡的，
则只剩下与其同属一门的
黑水宗机关师……

之 玄玉归藏

法自术起
机由心生

机英师

之

玄玉归藏

白拂宸烟词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机关师之玄玉归藏 / 白拂, 宸烟词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594-1348-2

I. ①机… II. ①白… ②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2862号

书 名	机关师之玄玉归藏
作 者	白 拂 宸烟词
策 划 出 品	惊池文化
出 品 人	王肃超 李格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1348-2
定 价	42.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第一章 隐居的机关师 —— 001
- 第二章 赌场风云 —— 009
- 第三章 血案 —— 016
- 第四章 身世 —— 024
- 第五章 青楼的闹事者 —— 032
- 第六章 争花魁 —— 037
- 第七章 孺子不可教 —— 045
- 第八章 真假玄玉 —— 052
- 第九章 误会 —— 059
- 第十章 双重圈套 —— 067
- 第十一章 酒窖险情 —— 072

第十二章 不是英雄也救美 —— 078

第十三章 旧时国殇 —— 084

第十四章 就这样成为了少君 —— 094

第十五章 风云迭起 —— 101

第十六章 春宵 —— 110

第十七章 出逃 —— 118

第十八章 异国插手 —— 126

第十九章 试探 —— 133

第二十章 局中局 —— 141

第二十一章 暴露身份 —— 151

第二十二章 谋杀 —— 161

第二十三章 子欲养而亲不待 —— 167

第二十四章 泄露军机 —— 174

第二十五章 决裂 —— 180

第二十六章 箭注楚地 —— 188

第二十七章 墨鸽 —— 200

第二十八章 阉人 —— 206

第二十九章 凶手现身 —— 213

第三十章 暗箱交易 —— 225

第三十一章 偃师傀儡 —— 233

第三十二章 何人不可杀 —— 245

第三十三章 报仇雪恨 —— 250

第三十四章 明争暗斗 —— 258

第三十五章 扑朔迷离 —— 265

第三十六章 反目 —— 276

第三十七章 权者谋局 —— 283

第一章 隐居的机关师

夜，生惊雷，起浮霜，透骨三寸凉。悬于天际的月，旖旎的时候，是文人笔下的月依朱楼，漠然的时候，则又成了月黑风高。

种田的王二狗，就死在一个月黑风高的长夜里。袭击他的黑色利箭撕裂夜空，来不及听见惨叫声，他膝头一软，就跟踉扑倒在黄沙里。墨羽箭透胸而过，后背渗出的黑血，漫上了他半截身子，将那衣裳上原本醒目的“囚”字，都浸泡得看不清了。

不远处，一个兵士模样的人纵马上前，将尸体踢了个仰面，“呦呵，老杂碎，跑得倒快！”他一脚踩住王二狗身子，抓住他背上的箭狠命一拔，“扑哧——”被溅了一脸的黑血，箭上倒钩尚带出了些零星碎肉。

此时远处，传来声拖得长长的“国师到——”

兵士来不及擦脸，便亦步亦趋地迎上去，扑通一声跪下，“下官恭迎国师大人，国师……”那神态，活脱脱一副小人品相。

被称为国师的，坐在由一群官员簇拥的轿子里，一颠一颠。轿子通体漆黑，棱上绘着些旁人看不懂的金色花纹，诡异、狰狞。轿前伺候的小太监，白袍长靴，看装束是个得宠的，他可没给那兵士持续谄媚的机会，径自将个银盘给递过去，兵士忙不迭，将手中利箭往盘上恭敬一搁。

“墨羽机关箭督造，是你？”轿中人开口询问。

“下官……正是。”

“箭如何？”

“回禀国师，不错，挺、挺锋利的，不知……”

风过，掀得轿帘半卷，轿中人似乎瞥了那箭一眼，又似乎是没有，轿帘后伸出一只纤细的手，女人般白皙柔嫩，“你身上的战甲，如何？”

那兵士的谄笑登时僵在了脸上，他不知国师此话何意，只茫然答，“不、不错……”

话音未落，轿中便有一物闪电样蹿出，迅速穿透他胸前铠甲，一击掏心。那兵士几乎是眼睁睁看着自己心脏掉在地上的，在泥土里“怦怦、怦怦”跳得一阵血淋淋，他一个冷战，直挺挺倒了下去，毙命时的震惊尚留在脸上。轿中人收手回袖，白皙手指上一滴红都不曾沾到，而细细看去，方才从轿中射出的，却不是那人的手，而是他袖中藏着的诡异一物，五爪张开，似恶龙，明晃晃的，瞧着有些瘆人。

“喵……”轿里蹿出一只黑猫，阴恻恻叫了一声，贪婪舔舐着地上的一摊血。

“这、叫不错？”轿中声音，似一潭死水，听不出任何情绪。他咧嘴角一笑，发出的笑是不似人类的诡异沙哑，他轻蔑瞥了尸体一眼，“能

杀死你的，才是真正的机关。”

侍奉太监手中银盘底部，已渐渐变黑了。这迹象很明显，盘中箭，有毒。侍奉太监“咣当”甩下银盘，向面前突然跪了一地的机关师们挑起兰花指，“王上要你们这些机关师们打造的，是一击毙命的机关箭，你们竟拿加了倒钩的毒箭来滥竽充数，大逆欺君，该当何罪！”

尖利的声音刺透耳膜，众人都低头跪着，大气不敢出一声。轿中人突然用力地干咳起来，侍奉太监的目光随之一凛，“都杀了！赏金不是白拿的！”

轿夫们抬着轿子转向，背后刀光剑影，夹杂着绝望的哀号，嫣红的血一道道溅在黑轿上，鲜艳刺目。而轿中人只接过下人递上的帕子，轻描淡写，“王上她最瞧不上施毒这种小人伎俩了，没事就不要给她添堵。”

不远处的王二狗大张着嘴倒在黄沙里，双目死死地圆睁着，数个时辰前，他还很清醒地知道他并不是什么囚犯，只是个种地的庄稼汉，被官差带过来套了件衣裳推来搡去，后来脑子就开始糊涂了，再后来不明不白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围场里，一群鬣狗慢慢地近逼过来，死死盯着这天上掉下的新鲜“食物”，眼睛在夜色里绿莹莹的像鬼火，忽然四蹄一蹬——发起冲锋。

此间唐末，乱世烽火，盗贼层起，稍稍有点势力的，都想占山为王，称霸一方。所有人都试图在这飘摇乱世里，分上那么一杯羹，要是能有幸名垂青史，无疑是千秋万代的声望。在这般局势里，那些所谓的“豪杰”，倒是什么也干得出了。

位居南方的楚国，尚巫，千百年来都不怎么强盛，小国而已。在

大梁、西戎、北姜等强国的夹缝中苟延残喘了许多年，女君李长歌继位时，国力更是积贫积弱。却不料李长歌独出机杼，收服位居梁国的机关门派“黑水宗”，并大力招揽擅长机关术的人才，很快便主持造出了当世罕见的攻防武器，连弩车、转射机……不过数十年的工夫，南楚国力已达三百年来的顶峰，大肆吞并周遭小国，一跃而成为南疆霸主，并同中原诸国分庭抗礼。

只是攻防武器的制造，建立在不断试验的基础上，而在这试验的过程中，同王二狗命运一般的人，有多少？许多年后，依然无法估计，毕竟乱世里，最不值钱的，就是人命。

这诡异轿里坐着的，是楚国国师苗半金，他是楚君李长歌的左膀右臂，权势熏天，地位无人可及。平日里，机关武器的事，也是他一手主持。只是这么些年来，顶级的机关师，当真是越来越难遇到了，滥竽充数、浑水摸鱼的人，越来越多。

处理了围场的事，苗半金的轿子正优哉游哉地转回，忽听林间一声尖啸，抬头望去，是楚君李长歌用来传讯的机关木鸢，通体血红。苗半金咧嘴一笑，青铜指环上光芒现出时，那木鸢便降落在他肩头，张开嘴，吐出一封以金丝镶嵌的信来。苗半金瞧着那金丝，恍惚愣了半晌，接过下人递来的小帕擦干净手后，方细心展开。

是他能认出的，楚君李长歌的字迹，右下角盖着艳红艳红的玺印。瞧着瞧着，苗半金的目光便越发凝重了起来，待落到“归藏玄玉”“机关师”“国祚”几字，倏忽一个战栗，沉声道，“九瑶。”

话音未落，一个蓝色的纤细身影从林间现出，恭敬跪好，“义父。”

是个姑娘，名唤苗九瑶。她一身蓝衣，衣带当风，面容姣好，可那姿态却是绝无仅有的清冷，眼睛像悬于天际的一弯凉月。她是苗半金麾

下的一名杀手，其实要论杀手，苗九瑶是排不上号的，可是有些事，他只放心让这最为亲近的义女去做。

轿帘掀开，依稀可见，青铜面具遮住苗半金的半边脸，他咯咯笑了两声，“打仗要靠武器，王上十九年前就教会了我们这个道理，我们楚国厚待的是真正的机关师，而不是冒充机关师的废物。这世上，要说顶级的机关师，就只有梁国的鲁渊一人，只是，闻说他已退隐多年了，”苗半金目光一凉，停在苗九瑶脸上片刻，“半月后，我要他站在我的面前。”

苗九瑶垂头恭敬，“此人何处？”

“大梁都城，锦凉。”苗半金指尖遥指，末了微微一顿，“说来烟娘也在锦凉城，你可去瞧瞧她，若遇差池，也好有个照应。”

远处，没来由地起了云霭沉沉，转眼间已成风云之势，眼看是山雨欲来。恍惚中一声惊雷当空劈下，轰隆——夜空中，皓月不见，刹那乌云漫卷，急雨当下。

而在同一时刻，距离梁国都城锦凉三十里外的偏僻山村里，却是艳阳高照，惠风和畅。苗半金口中言说的“顶级机关师”鲁渊，此刻正脚踏木屐，身着长袍，手拿一柄脱了毛的羽扇站在一石磨旁打量着推磨的木驴。他极舒心地捋了捋胡须，向那木驴道，“好徒儿，这磨推得不错！”

这时一后生模样的，闻言就从当头的柳树上，“唰啦”跳了下来，他口衔一根青草，“怎样，死老头，小爷我做的这机关木驴，不错吧？它可以夜以继日地推磨，可比真正的驴子，能干很多呢！”

话音刚落，木驴旁就聚拢了各式各样的父老乡亲，纷纷点头附和，

“对、对，鲁大师，您这位高徒啊，天资聪颖，为我们解决了磨粮食的问题，当真百年难遇！是时候放他独自出村，见见世面啦！”

那后生口衔青草，笑得十分得意，却不料鲁渊拍拍木驴的屁股，“是啊，我这徒弟，推的一手好磨，既然如此，就出村去吧。”于是在木驴屁股狠劲一打，“驾——”

它一颠一颠地，竟好似是真正的驴子般，撒着蹄子跑开了。

再看那后生，他整张脸都绿了起来，敢情鲁渊口中会推磨的好徒弟，是这木驴？后生登时气不打一处来，“嗖”地跳起来，牙齿咬得咯咯响，“死老头，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

鲁渊斜睨了他一眼，轻摇羽扇不慌不忙，“推磨的木驴是三国时诸葛孔明的夫人黄氏所发明，你不过是拿了图纸仿作而已，这种活计，随便一个工匠就会做，你算什么机关师？也好意思对外言说是我鲁渊的徒弟？”说着，在那后生肩头一点，颇有语重心长的架势，“公输启啊，我的乖徒儿，安心学，晚十年再出村吧！”

被称作公输启的少年郎一听“十年”，登时就打了个哆嗦，今年他十九岁，再过十年便是二十九了。至今桃源村他都未出过几回，那寥寥无几的几回出村，鲁渊也都像个跟屁虫似的，阴魂不散，集市上，想看个大姑娘都得小心翼翼，提防着鲁渊那鹰隼般的一双眼。真等到二十九……早都错过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啦！

“想走，为师也没拦着你啊，你这就走。”鲁渊斜眼，看出了他的心思。他随手向村口一指，一条弯弯曲曲的，不知是通向何处的小路，就在公输启眼前展开了，黄沙漫漫的，路口卧着一只大黄狗，于烟尘里冲着公输启汪汪地狂吠。

公输启几近绝望地苍凉笑笑，这里是桃源村，机关遍布，要出去，

谈何容易。

据传，二十八年前，为避世间战乱，黑水宗宗主鲁渊安顿一批百姓来到了这桃源村，正如它的名字，柳绿花红，流水潺潺，真是个世外桃源般的所在。并且鲁渊以精湛的机关术在桃源村外部修建起了护村机关，弓弩、吊石、铁锁……花样频繁而不重复，让整个村子都与世隔绝，易守难攻。村里土生土长的人倒是知道离开的方法，也能够循着规律自由出入，可公输启他足足是个外人啊！为解这桃源村的护村机关，他细心鼓捣了十几年，可到今日，依然是一筹莫展，而那鲁渊好似是故意的，掙掙了村里人，愣是不将出村路线告诉他。

是以公输启十分绝望，一颗狂野的好奇心，愣是被这冷冰冰的机关给圈禁了十几年……若定要深究，那公输启当是被个风姿绰约的美妇给“拐卖”到这桃源村的，美妇口中所谓的“山明水秀”，在他眼中一直都是穷山恶水，所谓的“顶级机关师”鲁渊，也一直是个脏兮兮的邋遢老头子。而此时这邋遢老头瞧见公输启无可奈何的落魄样，竟心满意足地背着手，徜徉去了。

忽然，公输启嘴角邪邪一笑，径自在怀中拿出一块诡异的圆铁，用刀刮去其上的封蜡，对着鲁渊那么一吸——那鲁渊竟是整个身子都不受控地向公输启走去。夏日微风吹起鲁渊的宽大长袍，依稀可见长袍下空荡荡的，原本该有腿的所在，如今只剩了两根细长的杆儿，精铁所制，而公输启手中的圆铁，也不过是经过改造了的磁石而已，这一来一往的，鲁渊自然不得不顺着公输启的方向挪了去。

那鲁渊原就是个残废，不知因何原因，失了两条胳膊一条腿，后来机关术大成，以惊人的方法改造自身，方才能同常人般行走无异，而这

秘密，约莫只有公输启一人知晓。于是公输启自然就大摇大摆地拿着磁石向出村的小路上走，身后跟着的是迈着诡异步伐，无奈前行的鲁渊。这一路上，鲁渊是骂骂咧咧，“狂徒、卑鄙、胜之不武、龌龊、逐出师门……”委实是什么词儿难听，就骂着什么词儿。

公输启回头一笑，“师父，解铃还须系铃人，徒儿无能，跟您老人家学了这么多年，桃源村的护村机关都破不了，也出不去，就麻烦您老人家帮帮忙，帮我解开啦！否则，您看您跟走在这一路的，我死，对您也没有多大好处吧！”

那鲁渊就“呸呸”地边前行边往地上吐唾沫，眼睛瞪得有铜铃那么

大，“孽徒！你是什么个狗东西！”公输启低着头，只是笑，他这鲁渊师父，可惜命得很！他舍不得死！鲁渊被他逼迫前行的这么一路上，虽然万般不情愿，但也不得不教他如何避开机关，不得不带他出村，而这一路上，自然是叫骂声不绝于耳。

瞧着这桃源村离自己是越来越远了，公输启远远做了个“再见”的手势，将鲁渊顺势往村口的大柳树下一丢，“师父，徒儿无能，摆平不了您老的机关术，就只好摆平您老啦，哈！”

这话说完，他整个人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整片天地里纵横驰骋了起来。

自由、由、啦！

却说那公输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甚至是干下了“欺师灭祖”的勾当，方才连滚带爬地逃出了桃源村。他此番来到了极尽繁华的大梁国都锦凉城，匆忙之下，那是“两袖清风”——口袋里一两纹银也不曾带着。

这可如何是好？“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公输启小时候从话本子里就学到了这样的道理，此番不过是眼花缭乱地溜达了半晌工夫，他的肚子就开始“咕咕”地抗议了。

钱哪——钱哪——此时公输启的眼睛，都要变成澄澄的黄金色了。

锦凉城一家名叫“吉祥”的地下赌坊，内中是一贯的乌烟瘴气，粗布麻衣的壮汉们光着膀子，紧紧盯着桌上的骰盅，眼珠子都好似要瞪出来。

“大、大、大……”一群人跟着，狂风暴雨般起哄。骰盅开启的那刻，天际恍若有一声惊雷，“轰隆”砸在了他们头上。骰盅一开，

瞪着那三个为“一”的红点儿，其中一个壮汉两腿一蹬，直挺挺地晕了过去。

“我就说，押小咯，你们愣是不相信，肯定得有点苦头吃咯……”众人循声望去，但见一个后生模样的跷着二郎腿坐在太师椅上，优哉游哉的，生得倒也清秀，眉目之间的青涩之气未褪，瞧来虽不及弱冠，身形倒也壮实。细细看去，这后生不是旁人，正是方才饥肠辘辘的公输启，此时他正摇着一把折扇，摊着手吹嘘。

望着店小二将钱财全都推到那自称公输启的后生面前去，壮汉着急了，三下五除二“嗖”地揪起他领口，瞪着血红的一双眼。

“怎么，输不起？”公输启理了理衣领，轻蔑道。

壮汉仿佛被挑起斗志一般，“砰”地在案上再砸明晃晃的一锭白银，“再来一局！老子就不信了，这大梁国的好运气，还能都让你给占了去！”

如是，数不清有多少回……

几炷香之后，公输启依旧摇着折扇，风轻云淡，而众人的信念却不住地被击溃，那骰盅里的点数，摇来摇去，愣是摇不到自己押的那一回。却没有注意到，那公输启总是不自觉的，拿帕子擦擦手上的青铜指环，而那醒目的指环上，镶嵌着一颗湛蓝澄明的宝石。

输的人，自然怨气极大，瞅着公输启将大把大把的银票装进个粉色的绣着荷花的布兜里，便尖酸讽刺了去，“呦，我说公输启啊，这么脂粉气的钱袋子，是哪家青楼的阿姑绣给你的？啊哈哈——”

众人一听，这话虽然有些下作，但恰戳中了“人性”的某些部分，于是也都跟着哄笑了开去。公输启却是拉下了脸，他合了折扇，飞起一

拳就砸在那挑衅的人脸上，那人不经打，门牙被砸掉了两颗，捂着嘴倒地叫得嗷嗷凄惨。公输启冷着脸，冲那嗷嗷叫的，狠踹了几脚，“小爷我平生最不爱听的，就是今儿你说的这话。”

众人瞅着他这般激动，权当是说中了，都翻着白眼装聋作哑。本是随意的争端，奈何发生在赌坊里，输了钱的人急红了眼，巴不得出现个什么情况，好让他们趁乱将输掉的钱给抢回去，于是呼声漫天而起。

“老板老板，有人打人闹事，快报官、报官——”

“去他个祖宗的，哪个孙子打我的头？有种给爷爷我站出来！”

“哎呀，我的银子，我的银子怎么不见了——”

吉祥赌坊里，一阵鬼哭狼嚎，众人纷纷抄起板凳，不问青红皂白就互相殴打了去。混战中公输启手上的青铜指环，不知怎地就骨碌碌掉在了地上，他正满头大汗地拨开众人去捡，那指环却冷不防被一双散发着恶臭的脚踩爆。

——很不幸，精巧的指环被踩碎了，露出了内中的机关。齿轮、丝线、机关触手瞬间暴露了一地……却原来，吉祥赌坊的骰盅里，早被公输启暗中放了一只机关蚂蚁，而内中骰子的影像，全都巧妙地传到了公输启的指环的那颗蓝宝石上，因而，他只要没事盯盯蓝宝石，便能在吉祥赌坊里，做个常胜将军。

公输启闭上眼，暗叫一声不好。那踩着他指环的家伙，直起腰来，伸手一指，眼睛瞪得有铜铃那么大，“他，出老千！”

众人正抄着家伙的手，停滞在了空中，空气突然变得很安静。一滴冷汗从公输启的额头慢慢滑下，下一个刹那，公输启的脚，已经带着他的身子，逃出了好几十米远，临逃跑了还不忘将他的指环收好——这可是好东西哪，修理修理，勉强还能用，他身后则是蜂拥而来一群输红眼